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法国共产党 保卫共和制度而斗争

世界知识出版社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叢

法国共产党
为保衛共和制度而斗争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出版者說明

本書收集了法国共产党从1958年5月10日到6月24日关于法国目前形势的声明、決議和講話等12个文件，另編了一个大事記，附于書后。自从法国殖民军队將領和極端殖民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利亞發动法西斯叛乱以后，法共立即發表声明，呼吁全体劳动人民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團結起来，为击退法西斯的猖狂进攻和保衛共和制度而战斗，目前这个斗争尚在进行中。为了便于讀者了解法国目前局势，我們特把这些文件編在一起，出版一个小册子。

目 录

多列士答“巴黎新聞”記者問.....	1
——解決國家災難的良方不在于建立個人權力， 而在于尊重普選的決定	
(1958年5月10日法共“人道報”發表)	
法國共產黨政治局聲明.....	5
(1958年5月14日)	
法國共產黨政治局聲明.....	7
(1958年5月19日)	
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	9
(1958年5月20日)	
杜克洛在國民議會上的發言.....	10
——我們將投共和國的票	
(1958年5月20日)	
杜克洛在國民議會上的發言.....	16
(1958年5月28日法共“人道報”發表)	
法國共產黨政治局聲明.....	19
——為共和國而戰鬥的新階段	
(1958年6月3日)	
杜克洛對意大利“團結報”記者發表的談話.....	22
(1958年6月6日)	
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羅歇在法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代 表政治局所作的報告摘要.....	30
(1958年6月9日)	

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	44
(1958年6月10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決議	63
(1958年6月10日)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67
(1958年6月24日)	

附录

法国法西斯分子在阿尔及利亞發动政变 以来的大事記	72
-----------------------------	----

多列士答“巴黎新聞”記者問

——解决国家灾难的良方不在于建立个人权力，而在于尊重普选的决定

(1958年5月10日法共“人道报”發表)

“巴黎新聞”报曾向一些政治人物、其中包括莫里斯·多列士提出下面两个問題：

(一)國內外發生的事情是否使您認為应当請戴高乐將軍出山？

(二)如果不認為如此的話，您根據哪些考慮反對這樣的可能性？

以下是莫里斯·多列士的答复：

沒有人否認，現在的政治局勢確實嚴重。大家一致承認——包括被指定組織新政府的政治人物方面——這個局勢是由於阿爾及利亞戰爭所左右的。

人民在1956年1月2日大選時已經明確地表示要求停止軍事衝突，對於繼續進行這場戰爭更感到反感。人民投票反對一個政府，而在數月之後又看到這個被排斥的政府的成員以及為人們所譴責的政策的支持者得以恢復內閣的職務，甚至重新掌握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對這件事實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可見，當前一切困難的主要根源的阿爾及利亞戰爭之所以繼續下去，純粹是因為人們在違反普選的決定以及無視人民意志的情況下進行統治。

這就是說，國家現今的災難並不是由於民主太多，而是

由于破坏了民主。寻求使内閣稳定的良方和保障，不在于建立个人权力或建立一个特殊制度，而应该在于执行一个忠于普选时人民表示的意旨、在实践中不断实现民主的政策。

請“戴高乐出山”，建議給他以全权，这正意味着走上相反的道路。这意味着和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这就是对你們提出的問題的根本答复。

加之，沒有人知道戴高乐將軍喜欢什么解决方法。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亞的問題上，沒有人知道他会想出什么东西来。

我們所知道的是，曾經是或者始終是戴高乐的亲信的那些人們，已經暴露自己是最具有灾难性的政策的拥护者，例如达讓勒海軍上将在越南和極端主义者的領袖苏斯戴尔在阿尔及利亞的所作所为。这些人物的行为难道还没有显示出一个充分明确的主导思想嗎？

回溯一下戴高乐將軍过去政治生涯中的其他事实，例如他在巴拉蒂那針對西德所作的演講，并不是否定他在抗德期間的行动。

發表那次演講时正是法国获得解放的翌日。那时法国的权利并不在于践踏德国的人民，而在于針對德国的反动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采取一些保障的措施，同时信任德国的民主力量，即便这个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微弱的。可是戴高乐將軍却相反地鼓励了民族主义分子的复苏：他遵循了尽人皆知的反苏的小欧洲的概念。

大家也不能忘記，由人們建議請出来振兴法国政局的那个人，正是推翻十一年前結成的联盟、推翻他自己簽訂的法苏條約的負責人之一。他沒有隱諱他对于大西洋公約的

贊揚，而大西洋公約所造成的危害性后果是无需再提及的。

在內政方面，法国工人阶级和它的政治上的代表法国共产党也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一些人所主张采用的办法。

曾經有一个时期，戴高乐掌管国家事务，并且这是和我党的代表一起进行的。这种合作是符合我們自己在1945年第十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所規定的方式的。那时我們就指明法国的复兴不能仅仅是一个党或几个政治人物的任务，而應該是一个真誠地依靠人民的、民族和民主的广泛團結的政府的任务。

戴高乐将军和我們共同进行工作的时间并沒有延續多久。他不甘于在一个有主权的議会的监督下并且和一些不能單純地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部長治理国家。

他对于我們提出的團結綱領所給予的答复是开展一个重新分裂法国人的宣傳运动。他硬要把我們从民族的家庭中排挤出去，1946年在全国展开了一个广泛的、矛头主要指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的鼓动宣傳。

为了进行这样的运动，他在“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幌子下集結了一个五顏六色的反动集团。他那时是要把全部的右派力量、包括罪大恶極的叛乱分子和國內所有大封建財团利益的維护者重新集結在一起。

我們在这里不准备談經濟和社会問題。人人都知道，戴高乐将军在执掌国家事务的时候，并沒有證明他在这方面有任何特殊能力。

为了这一切原因，我們既对于个人独裁和个人权力不怀有任何好感，就不会对于被提名担任独裁者职务的人怀有更多的好感。

恰恰相反，事态所要求的是尊重普选时的决定。人民

在等待着結束1947年以来对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排斥，而这种排斥的做法所引起的悲惨后果是每一个人都看到的。人民不再願意在投了左派的票以后还受右派的統治。

必須使法国出現一个反映在国内存在的左派多数的左派政府，也就是說，在这个政府中，共产党人将和其他共和人士一道为实现一个符合人民意願的綱領負起責任來。

人們都知道共产党人关于必須支持阿尔及利亞人民独立的論点。

共产党人准备支持一切能促成向和平解决的方向發展的步驟。

共产党人准备，在各左派政党找到折衷方案的基础上，参加一个在阿尔及利亞实现和平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在正視叛乱者的圖謀、粉碎一切把共和国导向灭亡的企圖的同时，执行一个維护自由和社会进步，一个和平、裁軍和民族独立的政策。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1958年5月14日)

法西斯的叛乱阴谋已于星期二^①在阿尔及尔实现，它本应同一天在巴黎进行，但是在这里已经初步遭到了失败。

法国共产党于13日到14日的夜里发出的行动号召是团结共和人士反对叛乱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劳动群众、所有的民主人士热烈地赞同共产党议会党团所采取的正确而有效的立场：由于它提出拥护团结的建议和它的投票，它挫败了成立一个完全以极端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同谋者组成的政府的企图。这个政府的目的在于把战争扩张到整个北非并以法西斯独裁来扼杀人民要求和平的声音。

在星期三的那一天里，工人阶级通过各种极不同的方式举行了示威游行多起，表明了他们杜绝共和国敌人的决心。一个壮大的学生示威游行也在拉丁区举行了。

斗争应在各方面继续进行并加以扩大。的确，篡夺政权的叛乱者一直在阿尔及尔为所欲为；政府对他们尚未采取应有的措施。在巴黎，戴高乐将军为了取得叛乱将军马絮和同谋者为他要求的个人权力，变本加厉地进行阴谋活动和更加频繁地举行秘密会谈。

我国人民要求对这一叛变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将马絮和其他叛乱首脑撤职并剥夺他们法律上的权利；

——将巴黎的所有阴谋叛乱者逮捕并予以治罪，特别

① 5月13日。——译者

是主謀雅克·蘇斯戴爾——內戰分子指望他到达阿尔及尔；

——取締法西斯和傘兵組織；

——清洗警察和軍隊中的人員；

——尊重民主自由，特別是劳动者和所有要求保衛共和国的人們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的自由。

政府一方面宣布要保衛共和法制，一方面犹豫，不敢打击它的最凶恶的敌人，反而禁止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的集会和游行。

这种态度显示出，它倾向于同極端分子謀求妥协，以便于繼續和加紧战争，使法国一敗塗地，而实际上，只有一个符合我們时代精神的民主政策，才能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亞之間建立新的关系。

为了保衛自由，工人阶级、民主分子和共和分子主要必須依靠他們自己。他們將日益扩大行动以彻底粉碎法西斯阴谋。

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中多多組織請願代表团、停工和示威游行！

不要放过任何一次法西斯示威而在同一地点立刻組織反法西斯的群众性的回击！

共产党人将尽他們的一切力量来消除由于社会党的态度而对实现所有劳动人民的统一行动造成的障碍。他們将加倍努力来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和一切民主力量的团结。

这正是警惕和团结的时刻。

讓我們肩并肩地堵塞法西斯道路吧！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

(譯自1958年5月15日法共“人道报”)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1958年5月19日)

問題已向戴高乐提出来了。他答复的意思是清楚的：他肯定自己是極端殖民者的領袖，是阿尔及尔叛乱者阴谋的鼓动人和领导人。

他对以他的名义在阿尔及利亞进行活动的叛乱将领和法兰西人民联盟首脑未作任何否認。

他掩盖殖民主义者要进行全面战争、要从阿尔及利亞着手毁灭法国共和制度的阴谋。

戴高乐要求一种超越正当的和宪法的途径的无限权力。

現在沒有疑問了。他要建立个人权力。他要独裁，要一个受到極端殖民主义者和我国最反动的势力支持的軍事独裁。

所以，他既不譴責阿尔及尔的武力叛变，也不排除在巴黎發生政变的前景。

这条道路对法国來說只能是冒險和不幸：法国人之間进行內战，国家与军队分裂。

因此，必須擺脫模棱两可的状态，打击叛乱分子，保衛共和国。

政府已經以压倒的多数通过紧急法案，从而获得了特别权力。政府應該利用这个权力，撤消那些叛乱軍官，使共和国总统的号召受到尊重，要求取消支持叛乱的議員的議会特权并予以逮捕，要求电台为唯一合法的共和国服务。

政府为保衛共和国、保衛共和国的体制机构及自由所作的努力将肯定得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全力的支持。为反对戴高乐举行记者招待会而发出的停工和罢工口号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已显示了我国人民的共和意愿。

我們已經取得一些胜利。五天以来，法西斯主义在遭到失败。战斗并没有结束。为了镇压叛乱和法西斯主义，为了粉碎阴谋，我們要求惩办罪犯，对于叛乱分子及其同谋犯实行紧急法案。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

(译自1958年5月20日法共“人道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決議

(1958年5月20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8年5月20日举行會議，批准政治局自5月13日阿尔及尔武装叛变以来所作的决定、共产党議会党团在国民議会中的活动以及共产党議会党团在各次投票中所采取的立場。

由于共产党的警惕、行动和統一活動，由于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主群众的團結行動，使中央委員会得以在保衛共和国方面取得初步的和重要的成就。中央委員会特向他們表示热烈的祝賀。叛亂分子的陰謀至今已日益遭到失敗。戴高乐已不得不暴露出自己是叛亂的鼓動者和領袖。

但是，共和国的胜利仍沒有得到保障，危險仍然很大。

中央委員会对于局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以后，一致授權政治局和議会党团在各种情况下作出能够确保民主制度和工人的自由，堵塞戴高乐领导的叛亂分子上台的道路，以及粉碎在法国建立任何受到社会反动派、軍国主义和主張在北非發动全面戰爭的極端殖民主义者支持的个人独裁的決定。

法國共产党中央委員會

(譯自1958年5月21日法共“人道報”)

杜克洛在國民議會上的發言

——我們將投共和國的票

(1958年5月20日)

女士們，先生們：

國民議會要在一個極端危險的局勢下就順延在阿尔及利亞的特殊權力法問題表示態度。

我們反對特殊權力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由於使用這種特殊權力而造成了我們在阿尔及利亞所看到的局勢，這就更證明了我們的反對立場是正確的。

我們譴責極端主義者是有理由的。他們所唯一關心的是保持他們的殖民主義特權並保證繼續在阿尔及利亞進行戰爭，他們強行了一個與法國的利益背道而馳的政策。

我們正確地強調指出，有一種思想情緒和法西斯行為正在發展，甚至在某些軍人中間發展。

5月13日的叛亂完全証實了這個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的政治估計。

事實說明繼續進行阿尔及利亞戰爭如何危害我們法蘭西國家的民主自由。法西斯的軍事獨裁威脅正在籠罩着法國。

我們要使祖國免受個人權力的桎梏

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情勢下要就向國民議會提出的延長特殊權力的問題表示態度。昨天在奧爾塞旅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對於在很特殊的情況下提出執政人選的問題是

很有意義的。在這裡的某一些人所處心積慮的无疑是造成無人掌政的局面，以便于為冒險行動開辟道路。而我們正是要使我們的祖國免于遭受冒險行動和個人權力的桎梏。

向我們提出這項將由國民議會通過或拒絕的法案草案的政府是在困難的條件下組成的。這個政府是在這樣的時刻受權的：我們當時得知在阿爾及爾進行着目的在於——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強加于法國一個符合極端主義者願望的政府。

我們很清楚地知道這意味著一個什麼樣的政府。

這意味著一個毫不考慮共和國憲法、不可避免地帶有軍事的和法西斯獨裁性質的戴高樂政府。我們只能對於使得戴高樂將軍為阿爾及爾叛亂將軍開脫的事實表示遺憾，他硬說他們沒有違犯法紀，可是正如內閣總理先生5月16日在此所說的，一些人曾經在阿爾及利亞從事製造反對共和國政府的叛亂形勢。

內閣總理先生曾談到某些不屬於軍隊的人物到阿爾及利亞去的事實。

他着重指出，這些人的目的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阿爾及利亞和法國本土同時製造叛亂的局勢。

根據內閣總理先生自己的話，這是一個反對共和國和已經建立起來的共和秩序的陰謀。

籠罩著我們共和機構的威脅還遠遠沒有消除。

在我提到的昨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有這樣的提法：“如果人民願意”；這個提法可以掩蓋各種不同的做法，其中並不排除使用類似在阿爾及利亞使用的手段。

談到這一點，我要提醒內閣總理先生，現在有人正在巴黎散發由所謂全國獨立委員會——它正在支持阿爾及爾的

所謂救國委員會——署名的傳單。傳單上是這樣寫的：

“全國獨立委員會

配合着本土上所有的救國委員會（這就是說在法國有這樣的地下組織），要求能夠榮幸地通過自己的行動促使民族力量突然振奮起來；

申明它對阿爾及爾救國委員會的全部支持，相信薩蘭將軍能把戰鬥導致勝利，號召全體法國人和軍隊一起在救國委員會的周圍組織起來；

法蘭西萬歲。

全國獨立委員會”

（這時法西斯議員多爾哲爾叫好！共產黨議員抗議，杜克洛繼續發言。）

在傳單上簽字的是謝列勒將軍，查森將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根據報紙，查森將軍就是最近被逮捕的那位將軍，同時據說——也是根據報紙的報導——警察在他家裡進行搜查時還逮捕了另一個軍官。

這位將軍在法國進入了地下活動，而我們議會的成員蘇斯戴爾、德隆、阿拉齊却到了阿爾及爾；他們在那裡反對共和國政府，要求成立一個戴高樂政府。

（法西斯議員多爾哲爾叫好。）

這些人到了叛軍那方面去了，或者引用特里布雷先生自己的說法，走到了分裂集團那邊去了。

我還要補充一點，當那些將軍們向戴高樂表示效忠時，他們就已處於不服從他們有責任遵從的共和國政府的地位。他們使民族的團結遭到危險，而共和國政府是負有保衛共和國的責任的，但它又不能不考慮到這個形勢。

共和国的法紀应对一切罪犯加以制裁

这一切都使我們認為，一定要用强有力的方法保衛共和国。例如，我們認為——而且我很高興，國防部長先生在場——在軍隊方面，必須支持忠于法蘭西共和國的軍官、准軍官和士兵。

為此，有必要到處——包括在兵營中——招貼共和國總統先生對軍隊的号召。

必須針對叛亂分子採取保衛共和國的不可缺少的措施。

不能因為某些人物有重要的職務就放鬆對他們的制裁。共和國的法紀一定要對一切罪犯加以制裁，不論是對叛亂的將軍，還是對於參加叛亂的議員。

請還允許我這樣說，為了保衛共和國，不能讓國家電台替阿爾及爾的叛亂者所想強加於人們的執政人選進行宣傳。

繼續執行過去的政策不能解決 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問題

叛亂分子嘗試圖使人們相信，由於他們，阿爾及利亞的問題從此便解決了。有誰會這樣相信呢？事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阿爾及利亞戰爭問題不幸依然存在着，繼續老的政策是不能使之解決的。最後還得考慮——而且越早越好——直到今天在阿爾及利亞執行的政策所造成的消極結果，以便最後在法蘭西共和國和阿爾及利亞之間建立新的關係。

今天，當政府要求順延特殊權力的時候，有些人便問，

將由誰在阿尔及利亞行使这种特殊权力。

內閣总理先生告訴我們說，过去是由军队行使的，今后它将繼續行使这种权力，同时在这一点上还談到了薩兰將軍。

此外，我的印象是，在現在的情况下，这位將軍在阿尔及利亞是用任意独立行动，他无疑地对于我們所討論的特別权力不怎么在意。

內閣总理先生在前几天的时候曾告訴我們，薩兰將軍在沒有得到政府的同意就擅自任命一些官員。这是严重的。或許以后就会有人告訴我們，是哪些事实在过去和現在决定了政府給予薩兰將軍目前的信任。

刚才，孟特尔先生曾建議把特殊权力授予军队而不是授予共和国政府。在他刚刚提交的先决动議中，他对于自己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所維护的論点只做了微小的修改。

不論怎样，我們看到孟特尔先生为了反对共和国政府，在企圖使人們給予军队信任时，似乎是要在军队的队伍中煽动不服从合法的共和国政权的情緒。我們反对采取这样的特殊程序。我們拒絕这样的解决方法，我們提醒說，对于我们來說，首要的是国家的前途問題。

人民群众决定坚决阻塞叛乱者的道路

問題在于，在現今的情况下是共和国将得以保衛呢，还是讓一个軍事的和法西斯的独裁在我們国家建立起来。

这就是法国人民所关怀的事情。法国的广大群众在坚决拯救民主自由的同时，还要拯救向更美好的前途迈进的可能性。这就說明了在企业中以及在法国的城市和乡村中表現出来的深刻的團結斗争的潮流。

人民群众坚决要阻塞叛乱者的道路。从这一点来看，昨天所举行的許多次停工是一个初步的警告，戴高乐将军和他的支持者应对此加以思考，因为这还仅仅是一个警告。

我們就是要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进行我們的投票表决。

我們知道，如果由于出現无人掌政的局面而有利于軍事独裁的冒險行动，而且使得軍事冒險得逞，我們就将看到一个比我們現在所处的环境更恶劣的形势。

伴随着由極端主义者和叛乱者包围的戴高乐将军的独裁，将使战争变本加厉。战争的重担将强加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他們將被剥夺自由和保衛自己的权利。

从實質上講，在当前的政治时刻中，这次投票在性質上是关联到支持或反对保衛共和国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單純在阿尔及利亞順延特殊权力問題上的投票。我們所唯一关怀的是維护民主自由，不允许叛乱分子推翻我們的共和国宪法制度。我們出于这样的考虑而投共和国的票。

（譯自1958年5月21日法共“人道报”）

杜克洛在国民議会上的發言

(1958年5月28日法共“人道报”發表)

內閣总理先生的声明是相当簡短的。他告訴我們說，戴高乐將軍曾要求和他会談。他并沒有談及这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是根据事先来自科龙貝双教堂①的邀請書进行的。关于这次会談，他并沒有告訴我們什么情况，而在这次会談中毫无疑问地談到了把政府首脑的职位讓給戴高乐的問題。弗林姆兰先生滿足于作这样的声明，这个声明在談及一些情况的同时，又声称不能同意使公共秩序受到損害的行动，不論这种行动来自哪方面。实际上，这样的行动只能來自一个方面。

戴高乐將軍很謹慎地避开譴責阿尔及尔和阿耶佐②的叛乱者，也沒有譴責在法国行动的叛乱者。

归根結蒂，这是用暴力夺取政权，而为了披上一个合法的外衣并为了把位置讓出去，弗林姆兰先生就選擇了修改宪法的台阶。

共产党議会党团已經宣称，它認為討論修改宪法的問題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我們对于政府在这方面提出的草案是有很多保留的。

在当前充滿着对共和国自由的无数危險的时刻，国民議会的注意力应集中到其他一些問題上。

① 戴高乐居住的地方。——譯者

② 科西嘉的行政中心。——譯者

我們曾要求把關於修改憲法的討論推延到以後進行。
但是我們的先決動議被否決了。現在的表決是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的。

昨天，弗林姆蘭先生曾說，保衛共和國不仅是政府的事情，而且是民族的事情。

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在不斷地維護這樣的觀點，一再提出應對一些政治上的必要的做法加以討論，但是不幸的是，並沒有這樣做。

但是我們的民族里包括工人、農民以及對法國共產黨表示信任的550萬法國男女群眾。

民族中這一部分熱誠的積極的群眾宣布了他們準備保護共和國的決心，而共和國如果沒有他們參加行動，是不能得到維護的。

弗林姆蘭先生宣布，他拒絕把共產黨的票計算在內，因為據他說，他所關心的是得到一個共和的和民族的多數，可是在這個多數之中，他並沒有排除維尼亞庫及共和國敵人和民族統一敵人的支持者。

總之，弗林姆蘭先生聲稱，如果修改憲法得不到他所說的共和和民族的多數，他將提出辭職；同樣，他還聲稱，如果不就修改憲法進行投票表決，他將辭職。

這種情況說明，內閣總理先生要不惜任何代價再製造出無人掌政的局面，以便為戴高樂打開大門。

弗林姆蘭先生很清楚地知道，我們即將投票表決的決議草案必須得到組成國民議會的議員的多數，即297張票。

總理想到，這樣一個決議既然必須得到我們的票才能多數通過，他就可以利用我們投反對票為借口，自行走掉，把陣地讓給起來向共和國和法國進攻的那些人。

如果由于我們的投票，我們提供了使得決議未能通過的口實，那末，一切就會更簡單了。但是事情將不會如此。

弗林姆蘭先生讓出職權必須在全國面前負責。

內閣總理先生，到那個時候，法國就會知道，你要辭職不干，只是為了把職權讓給篡奪者。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將投票贊成這項決議，而在投票的時候，我們考慮的倒不是弗林姆蘭先生的政府本身，而是更多地想到這樣的必要性：把在議會中存在的多數組織起來，以便法國免於出現一個戴高樂政府，而成立一個保衛共和國的政府。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为共和国而战斗的新阶段

(1958年6月3日)

大多数議員已經賦予戴高乐进行个人独裁的一切手段。在国民議会尚未同意休假之前，这个多数派已經批准戴高乐制定新宪法和准备全民投票。

戴高乐政府只有一个合法的外表。这个政府是由于阿尔及尔和阿耶佐的武力叛变、法西斯軍人干涉的威胁和内战的恫吓而上台的。畏惧和怯弱給反动派提供了为授权戴高乐所需要的票数，并給予戴高乐以全权。

这样，叛乱分子的第一个目标就实现了。这样，5月13日就开始了为保衛共和国而进行的偉大斗争的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没有社会党领导人奉行的政策，独裁是无法建立起来的。違反1956年1月2日普选所批准的綱領、繼續进行阿尔及利亞战争、在極端殖民主义者面前投降、反对共产主义、頑固地拒絕依靠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这些都是这个政策的特点。此外，戴高乐将军上台是得到下列事实的保證的：弗林姆兰政府在軍事叛变面前可耻的逃避和居伊·摩勒背弃共和国和它的政党而做出的叛变行为。

因此，在一切忠誠的共和派人士眼中，反共产主义就是为法西斯做了准备。

由于戴高乐政府的成立而造成的严重局势是不容加以掩盖的。

戴高乐掌握了国家的一切职权，他的周围又是对他个人唯命是听的部长们，这便对共和国的制度和劳动人民的权利形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受到极端殖民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支持，戴高乐政府就成了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障碍。这个政府代表大资本中最反动的殖民主义分子的自私利益，它将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化。

然而，堵塞法西斯的道路，挫败实行个人权力的力量是存在的。

事态并没有完全按照叛乱分子所制定的计划发展。使劳动人民和所有的民主分子措手不及而突如其来地建立独裁的做法已得以避免。法共及时地向工人阶级和国家发出警告。人民已经站起来保卫共和国。

在国民议会里，包括许多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在内的各不同党派的议员和共产党一起，反对叛乱分子和拒绝授权给戴高乐。

在全国，各种见解的男女，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天主教徒、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以及最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都已团结起来保卫公众自由。如果说巴黎和地方上的强大的示威游行、罢工和各种形式的活动未能阻止个人政权，那末，这些行动却促进了一切共和人士的团结。它们为民主力量的斗争进入新的高潮创造了条件。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向为共和国而战斗的男女致以热烈的敬意。它号召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扩大和巩固他们的团结并在所有的企业、城市和农村中建立成千成万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保卫共和国委员会。它要求一切关心民族利益、忠于人民事业的法国人满怀信心地展开他们的行动以争取阿尔及利亚的和平，争取实现劳动群众合法的要求，争取

緩和国际紧张局势。

一切劳动者、一切民主人士毫无保留地团结起来是共同拯救国家的条件，是取得胜利的保障。

政治局向党的积极分子、党的组织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模范行动表示祝贺。政治局坚持要求他们在各企业、城市、农村建立新的支部，向无数表示同意我们的政策并已参加行动的劳动人民，广泛地打开党的大门。这样，促进“保卫共和国”的运动将会得到取得胜利的保证。

政治局强调指出党的报纸，首先是党的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在最近的斗争中所起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政治局要求我们的报纸的成千成万的新读者，在这些战斗的日子里忠于我们的报纸。政治局相信党的各级领导对发行和保卫我们的报纸将给予经常的和必要的注意。

政治局决定于6月9日和10日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以研究目前的局势以及它对党、工人阶级和法国人民所提出的重大任务。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

(译自1958年6月4日法共“人道报”)

杜克洛对意大利“团结报”记者 发表的谈话

(1958年6月6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雅克·杜克洛同志今天就法国的事态及其意义和法国人民的前景向“团结报”驻巴黎的记者以及英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的兄弟党报的特派记者发表了长篇谈话。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法国共产党对导致戴高乐组阁的事件的看法。对于这个问题，杜克洛同志作了如下的答复：

“由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我打算扼要地谈一谈)，国民议会在6月1日授权戴高乐将军组阁。5月13日，由共和国总统委托来组织新政府的弗林姆兰先生曾要求国民议会授权组阁。就在同一天，戴高乐分子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他们占据了阿尔及利亚的驻节部并声明反对弗林姆兰组织政府，企图强迫法国接受按照他们的意愿组成的政府。另外，他们很快就明目张胆地提出他们的要求，即要求成立一个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叛乱爆发的同时，一些骚乱的市民和军人在某些部队的帮助下也企图在巴黎挑起一个类似的叛乱。在上述部队中有众所周知的戴高乐分子即前国防部长沙邦·戴尔马的许多代理人，因此，叛乱者能够依靠这些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国政府的责任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但是，5月13日组成的弗林姆兰政府却采取了另外一条道路。共产党赞成成立这个政府的目的是

很清楚的：結束政权的真空状态。叛乱分子就是以此为理由而企圖把阿尔及利亚的軍事叛乱扩大到巴黎来。

弗林姆兰政府握有必需的手段来应付当时的局势，但是它堆积起来的弱点和妥協性多到使它擱置了它在国民議会中提出的对阿尔及利亚事态負有責任的人們的控訴并拒絕譴責参加叛乱的军队。就在这个背景下，戴高乐將軍便响应阿尔及利亚叛乱者的要求，于5月15日在报上声明准备掌握共和国的全部权力。

弗林姆兰政府采取这种立場引起了共和人士的極大不滿，他們原是希望政府發表一个声明的。”

由于声明的主要之点就是軍队干涉政权，因此这个时候就有人問杜克洛同志，阿尔及利亚叛乱的扩大在法国是怎样表現的以及劳动者的反应如何。

杜克洛回答說：“对于阿尔及利亚叛軍方面發出的要軍队当政的叫囂，在法国有些騷乱的軍人和市民进行了活动来呼应，在这些人当中有沙桑將軍，他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由于訴諸軍事政变需要冒險，戴高乐將軍才宁可利用軍队叛乱所造成的威胁而通过表面上合法的途徑来取得政权。在这个事件中，問題已經不象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那样用暴力赶走議員，而是利用訴諸武力的威胁和利用議員們的反共偏見来强制大多数議員請求戴高乐上台。但是，如果沒有居伊·摩勒的帮助，这种手法是不会得逞的。他給戴高乐將軍提供为举行5月18日記者招待会所期待的借口，在会上戴高乐提出了一些‘安定人心的’詞句，其目的是为了軟化共和人士的抵抗。当戴高乐將軍的代理人企圖瓦解拥护共和的議員的斗志时，法国共产党則想尽办法来同这个勾当抗衡，想尽办法来鼓起那些正在

喪失勇气的人們的勇气，特別是想尽办法把工人和共和力量團結在共同的行动中。就在戴高乐將軍举行記者招待会的那一天，巴黎有几万劳动者举行了罢工并表示他們保衛共和政体的决心。但是，当叛乱者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工人和共和力量展开了行动的时候，政府却后退了。5月26日到27日夜間，弗林姆兰同戴高乐將軍举行了秘密会談，在会談中他向戴高乐說明他准备把內閣总理位置讓給戴高乐。这次投降發生时正是人民群众表示他們保衛共和政体的意志的时候。5月27日巴黎和外省举行的大罢工和5月28日巴黎举行的示威游行就是这种意志的証明。在这次示威游行中，50万巴黎人排成一个声势浩大的队伍，从民族廣場排到共和廣場，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天主教党人和其他民主团体都参加了。人民群众的行动越来越有力，支持个人專权的人們着急了。在这次規模巨大的示威前夕，戴高乐將軍便宣布，他已經着手采取必要的步驟來組織一个共和政府，而在5月27到28日夜間，尽管在議会中得到多数的支持，弗林姆兰还是辞去了內閣总理的职务。”

这时，記者向杜克洛問道：那些力圖分化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人的劣迹是否对事态的演变起决定性影响？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書記回答如下：

“弗林姆兰政府投降后，道路就向哥龙貝双教堂那位人士敞开了。但是，还得对付国内的反抗和議会的反抗。特別是得分化社会党議会党团；这个党团内反对戴高乐的占压倒多数。因此，把戴高乐美化为‘尊重民主自由的共和人士’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居伊·摩勒和前总统樊尚·阿里奥尔都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們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希望独裁的人的仆从。在这种条件下，軍人总理就以329票对224

票被授权組閣。42位社会党議員贊成，49位反对。

分化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活动因而就在議会这个特别易于攻破的环节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通过这一缺口，戴高乐在合法的幌子下掌握了政权；他依靠施用可耻的压力在这次投票中得到了好处，在这方面，共和国总统第一个起了示范作用。为了創設投降条件，暴乱分子和他們的代理人展开了一場真正的心理战。共产党作为公共自由的坚定不移的捍衛者挺身而起，反对他們。根据以上一切就不难这样推論：戴高乐政府的組成不过在表面上是合法的，实际上，这个政府乃是阿尔及利亚和阿耶佐武装暴乱的产物，乃是弗林姆兰政府不顧廉耻的投降和成为个人專政的工具的社会党总書記居伊·摩勒的背叛行为的产物。”

接着記者又問杜克洛同志：是否可从这些事件中吸取初步教訓？什么教訓？

杜克洛闡釋道：“首先，劳动者和民主人士可以看到：反共助長了暴乱分子，这不仅在最近事态發展中是如此，在以前也是如此。事实上，必須从自居伊·摩勒到比內这些政府多数派11年来所推行的政策中去寻找造成目前形势的原因（摩勒和比內二人今天都参加了新政府）。这些因反共而串通一气的多数派組成了这样几届政府：丧权辱国、容忍对我国独立的严重侵犯、繼續毁灭性战争，拒絕滿足城乡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正当要求。劳动者和民主人士可以看到什么地方有人背叛，可以根据事实来估量为了反对建立个人專权共产党进行了多么熾烈的斗争。共产党的声望已經大大提高，同时在工人和民主力量的行动一致方面，也有了巨大进展。然而，这种背叛行为終究促使暴乱分子达到反对共和的目的。要知道，暴乱分子的第一个目的——强迫建

立戴高乐政府——已經是达到了：对于工人阶级和法国人民來說，这就意味着捍衛共和的斗争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因此，若是看不到由于戴高乐政府的成立而造成的局面的全部严重性，那是危險的。”

杜克洛同志回答下一个問題“就目前來說，您对法国局势的發展怎样看？”时說道：

“內閣总理不仅仅掌握住一个普通政府所应有的普通权力。他还把持住执行权和立法权。被听命于其个人的部長們前后簇拥着的戴高乐，严重地威胁着共和体制，尤其是因为他同时执掌着立宪权力，并且打算就此制訂一項宪法草案，以便通过宪法来規定他的个人專权。另外，戴高乐將軍賦予了阿尔及利亞救国委員會一項正式权力(同一天，里昂的一个救国委員會發布一項完全是法西斯气味的宣言)，从而掩盖了引导他掌握政权的全部暴行，并且替将来可能發生的类似行动預先作了辯护。

由于法国根本不存在什么拥护戴高乐的群众性运动，因此，內閣总理將軍就打算制造这么一个运动，而戴高乐的代理人竭力像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徒那样在城市和工厂中成立救国委員會，其目的也正在此。所以，全体劳动者和全体共和人士團結一致，揭穿成立上述委員會的任何企圖，是正确的；人民群众挺身而起，反对企圖成立这些委員會的人們，揭露他們是奸細、是挑衅分子和法西斯，也是必要的。不叫这帮人为非作歹，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責任。

此外，正如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講話所表明的，他的靠山是極端殖民主义者和軍国主义者。这些人是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亞問題的严重障碍，并且其結果将是把阿尔及利亞战争繼續下去。因此，新政府的真正面目无非是最反动的

勢力、殖民主义者、大資本的代表。这个勢力違反法国的真正利益，要求繼續进行阿尔及利亞战争，因而造成了把冲突扩大到整个北非的危險。

至于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再三申述的关于 1,000 万法国人，这些人彼此平等的提法，是不能滿足全体阿尔及利亞人民的强烈的独立願望的。事情真象是，这个总理將軍周圍的人最近所經常談論的‘自由主义’解决办法，最終无非是加强很久以来就由阿尔及利亞殖民主豢养的代理人苏斯戴尔所發展了的殖民主义立場。

此外，繼續进行阿尔及利亞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对法国的劳动者和群众的处境产生严重的影响。这意味着尖銳的社会問題将摆在新政府的面前。当然，还应当預料到，戴高乐将会求助于暴力，并在軍人（这些人希望起政治領導作用并代替‘旧政权’的人員，他們打算在法国进行一种把人民軍国主义化的勾当）的合作下粉碎人們对他的战争和貧困政策所进行的任何反抗。从历史的殘酷諷刺中，我們看到法国就是由于殖民主义而失去了它的自由。它頑固地想把殖民主义强加于决心取得他們的独立权力的人民身上。

反法西斯團結

我們可以从一些事件中看出卡尔·馬克思的話如何符合当前法国的政治現實，‘一个压迫別国人民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法国人民又一次和殖民战争的軍官們發生了冲突，1851年12月2日政变时期聖·阿尔諾將軍所碰到的也是这种情况。”

杜克洛同志在結束他的談話时談到了法国劳动群众斗争的發展前景，他說：

“法国劳动者和人民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問題上，还是在保衛自由和他們的生活条件問題上，都面临着艰巨斗争的前景。但是，法国拥有足以杜絕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和击败行使个人專权阴谋的社会政治力量。「在这方面，强调指出事态并沒有完全按照叛乱分子拟訂的計劃發展是很重要的。」叛乱分子原策划在劳动者和全体民主人士还未能有所准备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建立專政。法国共产党充分地意識到自己所担负的責任，通过巨大努力，終于及时地使工人阶级和全国有了戒备，这样就創造了使人民得以动员起来保衛共和国的条件。由于这种努力，全国展开的反抗运动在国民議会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各不同党派的議員，其中有許多社会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都和共产党人一起反对叛乱分子，拒絕授权給戴高乐。正如我們党的政治局所强调指出的，具有首要意义的是全国不同見解的男女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社会党人、天主教人士、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識分子都團結起来捍衛公共自由。

誠然，最近时期風起云涌的巴黎和外省的强大示威、罢工及各种行动并未能制止建立个人專权，但是上述行动大大加强了所有共和人士的團結，并且为工人民主力量的斗争新高潮創造了有利条件。

在團結人民力量反对法西斯中起首要作用的共产党人，表現出他們是拥护共和群众的百折不撓的先鋒队。法国共产党由于在斗争中所取得的威信，經過斗争的这个第一阶段，表現出它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更加團結了。它决心为團結拥护共和的群众，首先是为保持一切曾为共和国进行斗争的人們的團結而加紧努力。我們將尽一切力量

来扩大反法西斯团结，来巩固这个团结。在法国的工厂、城市、农村里将成立成千上万个保卫共和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由民主选举产生，并且将表达群众的斗争意志和他们反对任何分裂阴谋的情绪。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在敦促‘一切关心民族利益、忠于人民事业的法国人满怀信心地展开他们的行动以争取阿尔及利亚的和平、争取实现劳动群众合法的要求、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同时，指出制止法西斯分子迫使法国遭受他们可耻的统治所应遵循的道路，指出应当统一行动，虽然还有需要逾越的障碍和需要克服的困难，我们一定会获得胜利。”

（译自1958年6月7日意共“团结报”）

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羅歇 在法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代表政治局 所作的報告摘要

(1958年6月9日)

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由於積極參加了不久前展開的保衛共和國的偉大戰鬥，因而切身體會到我們黨在全國範圍內領導着人民群眾以及在國民議會里都盡到最大的努力，以揭露反對共和國的陰謀、阻止在法國建立戴高樂的軍事和個人獨裁。

戴高樂是使用暴力和威脅而上台的

但是，儘管我們作了上述努力，戴高樂還是得以執政，這就造成了嚴重的局勢。

事實上，多數議員，其中包括大批前維希分子和布熱德分子，投票授權給他，而且授予他以進行真正的個人獨裁的一切權力。

戴高樂擁有行政權力，即是說擁有國家機器，還有軍隊和警察。

戴高樂擁有立法權力，因為他可以根據全權廢除現行法律，並由本人制訂另外的法律。

最後，戴高樂擁有制憲權，因為多數議員在6月3日晚間還給予他以制訂一個憲法的權力，而國民議會却不能發表意見。

戴高樂當時是陰謀的中心人物，但是他却試圖把自己

說成彷彿是合法执政的。

事实上，他是通过暴力强加于人的，他的执政是依靠阿尔及尔和阿雅克修暴乱的制造者、法西斯軍人的干涉威胁和挑起內战的訛詐的結果。

在戴高乐被授权之前不到一个星期，当阿尔及尔和阿雅克修的暴乱已經發生的时候，在国民議會里，仍然有四百多位議員反对他上台。

然而，在弗林姆兰投降以后，人們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不按照阿尔及尔暴乱分子的要求把权力讓給戴高乐，那末，伞兵部队将紛紛在法国降落，各个省政府将一个接着一个被占領。

对于那些談到可以进行抵抗的人們的回答是：如果政府依靠人民的支持來維护共和法制，就会發生內战。

暴力、利用象摩勒之流的政界人物的恐惧心理、无耻和叛变，为反动势力提供了必要的票数，从而使戴高乐上台。

这样，阴谋分子和暴乱分子就达到了他們的初步目标：使戴高乐上台。

右派社会党领导人应負的严重責任

为了弄清楚替戴高乐个人独裁开辟道路的那些人的責任，我們必須追溯到1958年5月13日暴乱以前的时候。

下列因素为事态的發展作好了准备：摩勒1956年2月6日在阿尔及尔的投降；拉戈斯特在極端殖民主义者支持下違犯1956年1月2日普选所批准的和平綱領而执行的战争和鎮压政策。

社会党少数派公开承認这一点，他們在“社会主义論壇”报上写道：

“那些支持摩勒和拉戈斯特的阿尔及利亞政策以及这种政策所采取的恶毒的平定手段和不断向極端分子和軍事首腦們投降的做法并贊成在苏伊士进行冒險的人們，使党丧失名誉而且使国家陷入政治、經濟和道义上的灾难。”

我們共产党人知道，正如儒勒·蓋德所說的那样，殖民战争是內战的学校，因此我們不断譴責这一政策。我們一开始就指出，阿尔及利亞战争是对自由的严重威胁，不仅在阿尔及利亞，而且在法国也是如此，因为这場战争自然助長了法西斯分子和蓄意搞政变的將軍們的阴谋活动，为他們的阴谋提供了适宜的場地。

尽管如此，就是在發生5月13日阿尔及尔暴乱之后，仍然有可能堵塞戴高乐独裁的道路，只要弗林姆兰—摩勒政府当时願意依靠全国各地的全部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

然而，弗林姆兰可耻地不战而逃，讓位給戴高乐。

大家也知道：出卖和背叛了共和国和他自己的党的摩勒，是对戴高乐有利的、主張投降的最卖力气的人之一。

摩勒在1956年2月6日和1958年5—6月間的两次投降的主要根源就是反共。

事实上，1956年1月2日取得胜利之初，是可能在阿尔及利亞恢复和平的，但是，要这样作，就必须贊成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團結，因此必须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以便彻底粉碎極端分子的反抗并不顧他們的阻撓而进行談判。

共产党当时就是这样建議的。共产党在1956年1月2日选举的次日，就宣布准备使摩勒政府能够在阿尔及利亞恢复和平。

然而，摩勒拒絕了共产党的帮助，而且依靠右派政党和極端殖民主义分子走上战争政策的道路。

在5月13日阿尔及尔暴乱之后，摩勒又面临同样的抉擇。

当时是有可能通过同共产党人一致行动并依靠人民来堵塞独裁道路和保衛自由的。

然而，摩勒始終由于他的反共而宁愿选择戴高乐的独裁。

他当弗林姆兰政府副总理时写給戴高乐的信件，正是不知羞耻地闡明了这一点。

5月29日的“世界报”就这件事作了如下的叙述：

“摩勒的信件只是法国社会党書記和戴高乐將軍之間的对话的繼續，它的語气使人認為：如果摩勒能够得到某些保証，他的选择已經决定了。在戴高乐和共产党人之間，他将选择戴高乐。一經証实，那末看来不言而喻的是：这一抉擇将使一部分社会党議員可能支持戴高乐当組閣候选人。”

从那一天起，叛变已成定局。

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一期“社会主义論壇”报上，社会党少数派譴責“那些应对目前悲剧負主要責任并同意参加戴高乐政府的人們，是社会主义和共和国的叛徒”。

政治局認為：在我們向群众进行解释工作时，必須強調指出摩勒和其他社会党右派领导人的严重責任，这不仅仅是为了对历史真相負責，而且特別是由于必須使劳动者和社会党員弄清是非，使他們了解反共是怎样引向法西斯主义的，而当时必然能堵塞戴高乐独裁道路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間的統一陣綫，在新的情况下，仍然是團結一切民主力量以便保衛自由和堵塞法西斯道路的唯一办法。

軍事个人独裁为法西斯主义打开大門

戴高乐独裁的建立，是对自由、民主和共和国的严重打击。因此必须认清独裁对民主前途的威胁并毫不諱言局势的严重。

有一些人試圖麻痹共和人士的警惕性，他們把戴高乐在他的政府里吸收了象摩勒和弗林姆兰之流的屬於自称贊成議會制度的政党的人物这一事实說成是一种保証。

然而，这些投降派部長們主要是戴高乐安排在那里的
一些仆从，利用他們来起障眼法和保証作用，以使他的夺取
政权和他的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

实际掌握权力的不是这些人，而是戴高乐和把戴高乐
强加于人的那些極端殖民主义分子和軍国主义分子。

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的第一个举动就是采納了極端分子
关于阿尔及利亞問題的立場，这就意味着繼續加紧进行
战争。

然而，阿尔及尔的暴乱分子不仅要在阿尔及利亞不顧
一切进行战争，而且要把他們的“救國委員會”扩及法国，以便通过鎮压各个政党和一切自由来使法西斯主义得逞。

在这一方面，在爭取“灵魂合而为一”的幌子下，戴高乐
將軍到目前为止，还在鼓励他們在法国干出他們在阿尔及
利亞所干的事情，并且指出，这些委員會應該支持他的个人
独裁。

显然，这是对共和自由的極其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已
經开始甚至使某些贊成授权給戴高乐的人們深感不安。

而且，不管阴谋分子要把他們的旨在發动內战的“委員
會”扩及法国的尝试的最后結果如何，人們尤其必須看清
楚：大資本集团将極力利用它們的代理人之一戴高乐，通过
各种不同的形式糾集各种反动势力，以便把反动社会政策

強加于工人阶级和人民，以便加强大資本的独裁而使民主自由化为烏有。

某些同志在問：戴高乐政权到底是什么性質的？

这是一个軍事个人独裁，它代表大資本的最反动的、極端殖民主义分子的自私利益。

这个独裁还不是法西斯主义，然而，它为法西斯主义打开了大门，一方面因为它具备了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因为它便利了法西斯主义的發展。

能够堵塞法西斯道路的力量

当然，这完全不是說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已經成为不可避免。

不！因为在法国存在着充分的力量，足以堵塞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只要它們團結起来。

这里指的是工人阶级和跟工人阶级一起的全国的一切民主力量，而且因为他們群起維护共和国，所以已經使阴谋分子不能如願以偿地完全实现他們的計劃。

事实上，阴谋的策划者曾經預計阿尔及尔的暴乱應該立即繼之以戴高乐在巴黎夺取政权，甚至在工人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实现。

出其不意地在混乱中夺取政权的局面得以避免，这首先是因为我們共产党广泛地引起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警惕，并号召一切共和人士團結起来。

在国民議会中确有多数議員向戴高乐屈服，但是重要的是：提供了态度坚决的榜样的147位共产党和进步議員，还有49位社会党議員、18位激进社会党議員和若干其他議員，拒絕授權給戴高乐。

然而，最重要的事实是：在全国各地，各种見解的男女們，共产党员、社会党人、激进社会党人、天主教徒、工人、农民、学生和最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都團結起来保衛公众自由、維护共和国。

这对于进一步發展各种民主力量的斗争，是主要的因素。

同样，对形势有决定性意义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們的党經历了考驗，壮大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完整无損，而且党又一次表明，它是工人阶级唯一的大党，是保衛自由、民主和共和国的偉大运动的主要和决定性的力量。

正是人民群众保衛自由和共和国的运动的發展和我們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强大，才迫使戴高乐直到現在不得不采取迂迴曲折的道路并玩弄手段，特別是力圖使他的个人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

列宁在一篇談論拿破侖主义的开端和个人独裁的文章中解釋說：依靠“军队中最恶劣的分子”的个人独裁，在“或多或少勢均力敵的各种敌对社会力量之間”采取迂迴曲折的道路。

在目前局势下，戴高乐正在采取迂迴曲折的道路并玩弄手段，这不是因为他超越阶级之上(他是为大资本服务的)，而是因为他被迫考慮到热爱自由和共和国的工人阶级以及广大的民主和共和群众的反对。

等待主义的危險

但是，如果说这样的形势突出表明了人民群众斗争的決定性重大意义，那末这不應該使我們低估局势的严重性。我們不應該忽視的关键性事实是：暴乱分子已經达到他們

的初步目标，我們面临着为法西斯主义打开大門的軍事个人独裁。

对于戴高乐和支持他的那些人，我們不存任何幻想。

相反地，我們應該深信，如果他們做到压制群众的抵抗运动、削弱我們党同群众的联系，那末他們会毫不迟疑地进一步从事摧毁自由的勾当。

由此可見，面对着極端殖民主义分子、軍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現在和将来所施加的压力，我們能够挫敗个人独裁和堵塞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唯一保証，就是發动人民群众来維护和保衛自由，来捍衛民主和共和国。

因此，我們應該有力地反对戴高乐夺取政权以后在某些曾經表示反对戴高乐执政的分子中出現的等待主义倾向。

例如，6月3日晚間，在国民議会里，那些同共产党人一起投票反对授权的社会党議員，在給予戴高乐以不提交議会就能制訂新宪法的权力的投票中棄权。这些議員为自己的棄权辯解說：必須爭取時間；在他們看来，几个月后进行公民投票将比較容易；沒有能够解决任何問題而且面临重重困难的戴高乐的地位将被削弱，而且也許将自动引退。

历史經驗已經表明这样的論断是站不住脚的。

早在1932年，当希特勒要求掌握政权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法国的利昂·布魯姆替他們自己的消極态度辯解說：希特勒最多能够执政三个月。

隨后發生的事情是大家知道的。

然而，无需引述历史上的类似事例——因为形势各不相同——就可以肯定，象一切独裁者一样，戴高乐将抓住政

权不放，使用暴力把戴高乐强加于人的那伙人，也将如此。只有發展群众运动，只有一切共和人士在行动中團結一致，才能击败戴高乐。

正是由于这个緣故，面对着企圖进一步从事摧毁自由的勾当的戴高乐的独裁和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决不能等待，而是要毫不迟延地进行保衛共和国的組織工作，为此毫无例外地把一切共和人士和反法西斯人士團結起来，采取行动以捍衛自由、民主和共和国。

只有这样，工人阶级和人民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中心任务：在公民投票时團結以百万計的人們来反对独裁和法西斯主义

形势既如上述，党、工人阶级和法国人民的政治任务是显而易见的。必須：

一、在行动中團結广大的共和与反法西斯群众，以便击败个人独裁，堵塞法西斯主义道路，从而保衛自由、民主和共和。

二、加强行动，爭取在阿尔及利亞通过談判实现和平，爭取緩和国际紧张局势。

三、組織起来，維护劳动群众的权利要求，反对戴高乐政府的反动社会政策。

第一項任务，由于它对国家前途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是中心任务，因此必須动员全党、全体共产党人来予以完成。

應該毫不迟延地在群众中进行关于公民投票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今年10月5日使数以百万計的工人和共和人士反对独裁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和貧困。这就需要大力

进行宣傳和組織工作。

替戴高乐个人独裁搖旗呐喊的人們和他們的仆从們，一再不厭其煩地硬說：一切禍害的根源是党派制度、議員和議会，而为了制止这种一片混乱，需要一个强有力國家、一个象戴高乐那样的領袖。

这种說法在某些人士中引起反响，因为十多年来，历届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是招致禍害的政策。

但是，我們應該解釋清楚：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既不是由于民主过多，也不是由于議会制度，相反地，正是由于人們一貫違反民主准則和普选所表达的意志，頑固地一意反对工人阶级和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人而执政。

因此补救办法不能是破坏民主而有利于建立独裁政权，独裁政权只能导向冒險、战争和貧困。

与此相反，补救办法在于一貫实施民主准則，这就必須承認工人阶级和它的党在共和与民主体制中理所当然的应有的地位。

补救办法在于尊重普选所表达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依靠人民、因而也就有力和稳固的民主政府。

戴高乐的宪法将是怎么样的宪法，具体内容还不得而知，人們所知道的是：其目的在于大大削減普选产生的議会权力，加强戴高乐所希望建立的独裁政权。

弗朗索瓦·密特朗已經正确地加以揭露，他写道：

“戴高乐的宪法将是怎么样的呢？这是人們可以設想出来的。通过普选直接产生的議会，将受到一些代議机构的限制、阻撓和监督。不向人民負責的这些代議机构的成員，将由行政机关遴选。因此，放弃了自己的制宪权力的1958年的議員們，背叛了拥有主权的人民。民主就是这样

消亡的。”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为什么人們难于理解：密特朗在这样写的同时，却又發表反共言論。然而，他不可能不知道反共对法西斯主义有利，因而他也不可能不知道，面对着他所承認的危險，全体共和人士和反法西斯人士必須采取毫不排斥的态度在行动中團結一致，来反对独裁和法西斯主义。

大力發展保衛共和国委員會

为了使10月5日的公民投票成为捍衛共和国的一場偉大的战斗，我們應該大力进行宣傳，与此同时，首先必須考慮到組織群众采取行动。

必須有力地揭露那些进行阴谋活动的人們目前要把他們的“救国委員會”扩及法国以便搞法西斯主义的嘗試。

人民群众必須对暴乱分子侵犯自由的任何攻击給以迅速、有力的回击。为此，凡是出現一个暴乱分子委員会的地方，必須建立起几十个保衛共和国委員會并进行活动以資对付。

这就是說：不仅要加強和扩大戴高乐上台以前就組織起来的反法西斯或保衛共和国委員會，以便團結所有決意堵塞法西斯主义道路的人們，而且必須在全国各地、在企业、在城市和乡村建立成千的民主选举产生的新委員會。

一方面要毫不忽視在各个組織的代表之間、特別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组织之間可能达成的采取一致行动的協議，同时必須首先尽最大的努力建立成千的基層委員會。这些基層委員會将由工人、抱有各种見解的民主人士和共和人士在广泛的群众大会上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

事实上，經驗表明：尽管高級机构之間的協議和組織之間的协作有助于推动一致行动和团结的主張，它們也可能很快就烟消云散，如果在全国沒有一个强有力的、有組織的群众运动的話。

当然，必須考慮到使这些委員會具有良好的公众活動，其目的在于使广大群众了解情况、認清是非，并号召群众采取行动以保衛自由。

为了配合和扩大行动，可以組織民主选举产生由各基層委員會代表組成的地方性代表大会。

例如，各保衛共和国委員會此后可以致力于促使今年的7月14日成为拥护共和国的偉大示威日。

首先必須為公民投票进行准备，这就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在群众中进行解释工作，以使數以百万計的法国人反对独裁和法西斯主义。

为爭取在阿尔及利亞實現和平、 为維护工人权利而斗争

爭取自由的斗争和爭取在阿尔及利亞實現和平的斗争，目前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不可分离，事实已經證明，和平的敌人也就是自由的敌人。

我們應該指出，戴高乐所采納的極端殖民主义者所謂的合成一体的政策，不是別的，只意味着对阿尔及利亞人民繼續和加紧进行战争，同时，这場战争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国同非洲各国人民关系的恶化。

戴高乐宣布要在军队的監督下，即是說在威胁之下，举行騙人的选举。

然而，这种騙人的选举絲毫也改变不了事物的真實情

况，即目前在阿尔及利亚，有一支日益强大的解放軍，尽管人們想尽办法来对付它。这正是因为这支解放軍的力量的源泉是响往自由的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民給予它的支持。

唯一能够結束战争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承認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独立权利的基础上进行談判，以便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間在自由同意和权利平等、符合两国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

同样必須繼續采取行动来反对原子威胁，爭取国际合作和裁減軍备，反对向美帝国主义屈服的政策，爭取民族独立。

最后，維护工人的各种要求和权利，是一項重大的任务。

这是因为可以肯定：代表大資本利益并准备繼續进行耗竭民財的阿尔及利亚戰爭的戴高乐政府，将奉行使工人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的政策。

戴高乐在討論授予全权时，坚决反对普选委員会的一項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的目的是規定保护社会財产和权利）。这一事实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它說明他的政策的反动方針。

这就是說，在目前的形势下，現存的群众組織和团体，首先是各工会、和平理事会，青年組織和法兰西妇女联盟，應該起很大的作用，共产党人不應該予以低估。

同样，應該在农村中作出巨大的努力，以便使广大共和农民群众参加保衛自由和共和国的斗争。

党的决定性作用

（“人道报”綜述：瓦德克·罗歇的报告的最后一部分，

強調指出必須廣泛發行黨的報刊並利用在最近的鬥爭中出現的爭取入黨的潮流，以便在企業、城市居民區和鄉村吸收新黨員和組織新的支部。

他指出這一切任務的完成取決於黨的全體黨員的活動的正確方針：因此，必須更多地舉行黨員大會，同時促使各個支部迅速開會，以便學習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並研究執行這些決議所應採取的措施。

黨的一切組織都應該有熱情充沛的政治生活。）

我們黨對於它所起的作用可以感到驕傲：黨堅決地領導著爭取自由的鬥爭。

由於黨的有遠見和勇敢的政策，由於黨員的堪為表率的态度，黨的威信加強了。

全黨對於黨的領導、群眾對於黨，比過去任何时候更加信任。

我們黨所以能在艱難的條件下符合鬥爭的要求，這首先因為黨的堅定不移，從來沒有滑到導向投降的機會主義立場上去，而且擁有充分的靈活性，能夠避免孤立的暗礁，而相反地，能夠實現工人和民主力量的最廣泛的團結。

黨表現出能夠結合原則上的堅定和策略上的靈活，這是因為黨在反對機會主義和反對宗派主義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中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受到了鍛煉。

只要繼續堅決執行我們的正確政治路線，我們就能不斷提高全體黨員的思想水平，就能進一步加強他們的政治鍛煉，我們的堅如磐石的黨就能領導工人階級和人民擊敗個人獨裁，堵塞法西斯主義道路，從而保證民主、和平與共和國的勝利。

（譯自1958年6月12日法共“人道報”）

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委員會 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6月10日)

一　对工人阶级和民主的严重打击

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反对共和的阴谋达到了它的初步目标。戴高乐已經执政了。工人阶级和民主受到严重的打击。

实际上，戴高乐政府和其它各届政府不一样。他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表面上尊重議会授权程序，他玩了一些花招同他所謂的“制度”和这个“制度”的人物取得諒解，这一切都不能掩飾一个根本的事实：戴高乐取得政权不是依靠國民議会的自由意志，而是依靠阿尔及尔和阿耶佐的暴乱。戴高乐政府是一个完全非法的政府，它是使用反动暴力和威胁的产物。因此，这位政府首脑直到最后仍然拒絕譴責暴乱，他假装以法国和暴乱者之間的仲裁者自居，他說，这就使他不能对他将要作出的决定抱有先入之見。但是，实际上他决不是一个仲裁者。他正是一切阴谋的主使人，进行一切阴谋活动的都是他的人。

樊尚·阿里奧爾希望为戴高乐上台提供便利，要求他譴責叛乱。当然，他从来没有加以譴責：一个参与叛乱的同謀者怎么会譴責反动叛乱呢？戴高乐摆脱了議会之后，便去阿尔及利亞。在那里，一切都澄清了。大家听见他表示希望在阿尔及利亞产生的运动“席卷”全国。他声称他的任务是要使一切“更新”，使一切改变。总之，他想把在阿尔及

利亞干的那一套在法國重演，就在此地組織暴亂騷動，否定人民主權。他有時提到共和國這個字眼，企圖掩飾他的陰謀，可是這是枉費心機的：事實總歸是事實，誰也不會受騙。

暴亂分子已經不再滿足於在阿爾及爾和阿耶佐建立內戰組織，這些組織竊取和褻瀆了“救國委員會”這一光榮稱號。他們無恥地宣稱決心要把這樣的委員會擴及整個法國，德斯古將軍則在里昂發表狂妄言論同他們相呼應。

在1793年和1794年的雅各賓時代，出現過真正的救國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勝利地保衛了法蘭西和共和國，擊退了反革命的進攻。今天，人們厚顏無恥地把這一稱號加在顛覆共和國並向工人階級進攻的組織的頭上，而工人階級才是雅各賓主義的偉大民主和民族傳統的真正繼承人。

戴高樂既然保持了阿爾及利亞的救國委員會，因此他就維護和確認了叛亂組織。救國委員會在那里的目的，是要在“心灵合一”的幌子下強制穆斯林居民和歐洲籍的民主人士屈服，完全憑暴力來迫使所有的人順從。

在法國也是一樣，當這些委員會在法國本土也從地下出頭露面的時候，當人們談論要把這些組織擴及全國的時候，它們的作用也就昭然若揭了。在這裡，也是要用暴力來蠻干。救國委員會綱領第一條，就是規定要把“制度”消灭干淨，也就是說要把民主制度消灭干淨。正如他們所說的那樣，他們希望“消灭一切殘余”。他們特別宣布決心要禁止共產黨，從而也就在無意之間向堅如磐石、忠心耿耿為維護和平和民主而鬥爭的工人政黨致敬。

儘管戴高樂跟所有的法西斯運動代表一樣，想盡辦法施展計謀——這是他自己在他的著作里談到領袖的必要“品質”時使用的詞句，可是假面具已經拿下來了。例如，關

于他打算在阿尔及利亞执行的政策，始終含糊其辭。在他举行記者招待会以后，以后在議会授权給他的时候，他的党羽們說：人們将为他对这个問題的开明解决办法感到惊讶。事实上，尽管替他捧場的報紙竭力設法發現他的政策的“微妙不同”之处，可是他完全采納了苏斯戴尔一拉戈斯特的“解决办法”。他說，在阿尔及利亞有1,000万法国人，阿尔及利亞是永远属于法国的，这样他就使这場冲突的任何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

由此可見，在戴高乐千方百計使人存有幻想的問題上，他很快就原形畢露，即：是个主張不顧一切繼續进行战争的人物。因此，阿尔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綫、突尼斯政府和摩洛哥政府已經表明态度反对他的政策。

在社会問題上，戴高乐的意圖也沒有什么神秘之处，他竟然要求拥有憑一紙命令任意修改社会立法的权利，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充分說明問題。罢工权利，企业委員會和各該委員会代表們的地位，以及工人阶级所爭得的其它成果，都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戴高乐也不愿意地方組織不受他的全权控制。他对待科西嘉市政委員會的做法就足以証明，他是怎样“尊重”市政自由的！

在外交政策方面，戴高乐慣于發表漂亮的演說，高談民族独立、法国主权以及法国对美国的必要行动自由。这些都是說說而已。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在欧洲的主要帮凶阿登納，是心中有数的。戴高乐前此所講的那番空話，并不妨碍他們今天对戴高乐的上台表示欢迎，对他的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賀。

大家都可以看出，尽管他在各个方面說了一些籠絡人心的話并在綱領中故意含糊其辭，可是真相已經大白：戴高

乐政府和他的政策，是对工人阶级、对民主和对法国的严重威胁。

这种威胁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议会授权一样，在威逼之下通过的特别法案已经给予戴高乐以采取非常手段的权力，这种权力无异于名副其实的独裁。他已经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

在这样严重的时刻，由于群众在我党提醒下采取了行动，由于共产党的正确策略，工人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没有能按照预定的时间和方式上台。群众已经动员起来。我们的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

然而戴高乐还是上了台，劳动者和民主人士未能阻止他执政。制度遭遇了危机，从而形成了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的个人独裁。

这就是当前形势的第一个方面，它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二 什么社会势力是戴高乐的后盾？

戴高乐不仅掌握了国家机器，还有某些社会势力作他的后盾：极端殖民主义者阶层、极端沙文主义阶层和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分子。

这些最反动的分子早就纠合在戴高乐创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之内，不过选民已经在普选中把他们驱逐走了。

正是这些为人民所唾弃的人物最近用暴力夺取了政权。他们的首领并不是超阶级的，象他自称的那样。他是依靠大资产阶级的，是依靠他自己的阶级的。

他的后台是大银行，例如巴黎联合银行，拉萨尔银行，罗思柴耳德银行，他在解放之初拒绝把这些银行国有化。

这些金融机构控制着北非的主要証券。选择罗思柴耳德銀行的總經理領導新任总理的办公厅，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綱領。外交部長同密拉波銀行有密切关系，財政部長則是大資本家的心腹比內。

戴高乐上台，是为了替掠夺阿尔及利亞資源的大工业家办事的，例如于辛諾尔托拉斯的大老板們，这个托拉斯生产的鋼占法国鋼产量的15%，它又是烏昂沙矿山的主人。戴高乐代表着在財政上支持暴乱的大殖民主的利益。关于这一点的証据是：大殖民主以每公頃1,000法郎的捐款供苏斯戴尔和他的一帮人进行活动。

由于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加強，很大一部分法国資产阶级可能認為，像他們在过去某些时期那样，求助于刺刀的保护是有益的，他們相信，他們將能始終依仗刺刀來發号施令。

城市小資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往往被卷入沙文主义逆流。然而农业劳动者是根本不欢迎主張战争的軍事独裁的。知識分子痛恨法西斯主义否定人道主义和思想。

于是，人們就开始对退伍軍人进行煽动。人們沒有忘記，退伍軍人协会的国家主义領導人在1934年2月6日所起的作用以及同希特勒进行勾結之后給予貝当的支持。然而退伍軍人是不会一而再地被拖进同一个圈套中去的。他們知道，保衛自己的权利是同保衛共和分不开的。

戴高乐并不是在阶级之間寻求折衷办法和进行和解的人物。象所有的反动政府一样，他的政府維护大資产阶级的利益。

他利用军队夺取政权，这一事实再次表明战争政策和反动派的法西斯政策之間的联系，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正

如列寧所指出的，執行帝國主義政策始終意味着在國內實施全面的反動政策。

當帝國主義政策表現為殖民戰爭的時候，這一真理表現得特別明顯。目前的事態發展再一次證明了馬克思的論斷的正確：“壓迫別國人民的人民，不可能是自由的。”這些事態發展也証實了蓋德關於殖民戰爭導致內戰的論斷的正確。阿尔及利亞戰爭的結果是出現了馬絮之流，正如在一世紀對阿尔及利亞進行戰爭時出現卡韋尼亞克和聖阿諾之流一樣。

誠然，我們沒有忘記，軍隊之內有暴亂分子以外的其他人員。軍隊中還有工人階級的兒子，還有農業劳动者和其他劳动階層的兒子，他們對人民和民主的熱愛是不可磨滅的。軍隊中還有忠于共和國的軍官們。

但是，應該承認，就軍隊目前的構成看來，它越來越具有雇佣軍的性質、私人軍隊的性質，它越來越自居於國家之上，特種兵团尤其如此，這些兵团具有優良裝備，經過嚴格的訓練，著名的傘兵部隊就是一個例子。

近年以來，我國軍隊一直沒有打過什麼勝仗。它在1940年土崩瓦解了。當時，法國反動派效法德國沙文主義者（他們1918年叫嚷軍隊失敗是由於後方叛變），效法俄國擁護沙皇的人們（他們把1905年和1917年軍隊的失敗歸咎於後方叛變）的做法。我國的反動派說，1940年的失敗是由於沒有準備，文職機關的過錯。

事實根本不是這樣。在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幾年，
為_了這軍隊作了極大的努力，用於軍隊的開支也空前龐大！_{18年}只是由於國家和軍隊的首腦的叛國行為，才使希特勒侵略_了在法國長驥直入。

从1943年起，共产党人在阿尔及利亞，后来在巴黎，一再努力促使重建一支偉大的法国軍队，以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起应有的作用，建軍的办法是依靠前法国义勇軍游击队培养干部。戴高乐將軍当时選擇了相反的解决办法，他保持一支人数不多的軍队，使它尽可能脱离人民。他不信任广大群众的力量。

不仅如此。后来，当恢复义务兵役制的时候，当軍队人數达到数十万人的时候，工人的兒子和人民的兒子都被当作是使用武器的仆从。人們建立和扩大了特种軍队，正如若萊士談的那样，在他們中間培养“对武力和野心的陶醉”，以代替“对維护自由和人权的唯一自豪感”。

这些軍队的行为，特別是伞兵部队的行为，今天我們都看清楚了，他們已成了阿尔及利亞和科西嘉的暴乱的工具。

过去我們已經一再指責这些軍队襲击工人和民主組織的暴行，例如，在聖布利厄、康培和蒙得馬松的襲击暴行。

在土倫，他們公开焚燒報紙。我国人民在这种行为中看出希特勒的做法，看出这是名副其实的党衛軍的心理状态。

同时，人們优待軍队中的反动分子，排斥共和軍官并剥夺他們的指揮职位。在警察部队中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軍队愈来愈同国家脫节。

除此之外，还應該指出：軍队被用来从事于不正义的、注定失敗的、反对渴望独立的人民的战争，使用了引起众人斥責的手段。用凝固汽油弹轟炸越南的事情，更不用說還有在阿尔及利亞进行的大規模的破坏（甚至戴高樂議員克洛斯特芒也談过）和習以为常的酷刑。

軍事干部已經在道义上脱离了人民。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已經成了什么坏事都会干的人；既然他們充当地主心充当为特权利

益服务的个人阴谋的工具，他們也就不惜使军队变質、信誉扫地。罗伯斯比埃尔談过：“可以肯定，凡是龐大军队的首脑的大权不受制約的地方，人民就是不自由的。”

以上所述，就是戴高乐得以执政的条件，就是他的个人独裁的社会背景。

三 阴謀是怎样能成功的？我們 怎样才能取得胜利？

戴高乐的阴谋并不表明资产阶级有力量，而是表明它的軟弱。这个阶级既然不惜求助于个人独裁，它也就承認自己不再能用傳統的手段进行統治，承認无法解决它所面临的問題，同时肯定了它的極端腐朽。我們現在看到资产阶级以前賴以建立自己的威信的一切因素已經崩潰瓦解。

另一方面，假如工人和民主力量不是相对軟弱，假如不是由于反共而造成工人和民主力量的不团结，那末这个阴谋本来是不可能得逞的。

戴高乐在煽动反共方面最卖力气，这决不是偶然的。大家記得，12年前，在他由于不願意受人民的代表监督、不願意同不甘作傀儡的部長們共事而放棄执政以后，他是怎样拚命进行分裂活动的。

1947年时任总理的拉馬第埃不是到科龙貝双教堂去拜訪戴高乐之后把共产党部長們排挤出政府的嗎？

所有的民主人士今天都看得出：对600万法国男女的代表采取排斥态度究竟有利于誰；从所謂“第三种势力”到臭名远揚的1956年1月2日共和陣綫（我們不能忘記，这个共和陣綫包括戴高乐分子苏斯戴尔和沙邦—戴尔馬在內），这一切反共阴谋活动又导致怎样的結果。

正如英國“經濟學家”周刊所說的：在共和陣線內的各黨派“不能削弱全國共產黨選民的力量，但是也不願接受共產黨人的支持，來強使實行改革以加強共和國并在必要時拯救共和國。

“十年以來，各共和黨派的做法是無視共產黨的存在，它們因而剝奪了四分之一的居民的選舉權。”大資本家們一直在利用小資產階級慣有的猶豫態度，使小資產階級相信，威脅可能來自共產黨、工人方面。他們的目的無非是轉移人們對法西斯陰謀的注意力，掩飾危害自由的陰謀詭計。

至于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們，他們當中某些人在政治危機最尖銳的時候仍然引用了各種論據來掩蓋他們的怯懦。

這些小資產階級理論家們起先試圖把他們自己的消極態度歸咎於工人階級，說工人階級“麻木不仁”，說它“缺乏反應”。這一譴責出自那些贊成針對工人階級採取妨礙工人階級行動的一切措施並且歡呼和煽動分裂左派力量的人們之口，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稍後，當工人階級所發動的行動的強大力量對任何人都起了影響的時候，這些人士又嚷嚷說：“太遲了！”甚至說：“這不是時候。”

6月1日，他們叫嚷危險，想像有一種強使採取行動的趨勢而加以譴責，甚至談到政變，而當時人們只不過是組織了保衛共和的示威。

現在這些偽善者却心安理得地平靜下來了。他們試圖瓦解群眾的信心，到處宣傳說戴高樂政府是一個“像其他各屆政府一樣的”政府，借口是政府成員包括過去政策的一些負責人，即招致災禍的、分裂工人的反動政策的一些負責

人。

他們还說：“这个政府維持不了多久，在几个月之内，戴高乐将在重重困难之下自行垮台”。大家知道，这样的幻想；这样的观望等待，过去曾使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付出多大的代价！

憑幻想而認為这不过是不得不經歷的一个坏时刻，認為戴高乐在不久之后就将自行引退，这种人实在太幼稚了。主要的戴高乐派報紙“解放了的巴黎人报”上星期三提醒我們不要指望“他会再一次放棄政权”。

戴高乐所以能上台，社会党和它的領導人，特別是摩勒、拉戈斯特这样的人，要負極大的責任。

我們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最近几个星期的事态發展。这里所涉及的是社会党自从1947年以来所奉行的整个政策。这一政策現在已經原形畢露，它是走向破产、走向背叛工人阶级利益和民主的政策。

大家知道，“背叛”这个字眼是社会党少数派在他們的刊物中使用的字眼。他們在自己的刊物中指出：目前的事态發展为什么是奉行阿尔及利亞战争政策、苏伊士冒險和社会党領導人一貫拒絕工人阶级團結的直接結果。

甚至在最近几天，当危險已經到来，当社会党議会党团几乎一致表示支持法国总工会所發动的罢工，就是到了这样的时刻，右派社会党領導人仍然执迷不悟。他們干的是卑鄙的罢工破坏者的勾当。他們依据摩勒自己所制訂的方案行事：“我宁願要戴高乐，不要人民陣綫。”摩勒照旧硬說这是在戴高乐和共产主义之間作抉擇的問題，而事实上这里問題所在不是保証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是像湯居伊·普里讓所說的那样，是要保証反对独裁的一切工人力量和民

主力量的團結，不管他們之間存在怎樣的分歧。

在最近一個時期，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出右派社會黨領導人是怎樣對待他們組織的內部民主的。摩勒始終背着自己的黨進行活動。他只是在事後才通知指導委員會和議會黨團。他經常使負責的黨員面臨既成事實。

一個社會黨議員憤慨地向我們指出：“這就是我們的領導人口口聲聲說的我們黨內民主的實情！”

工人力量總工會的領導人也願意投降。

當法國總工會——他們始終拒絕在採取行動方面同它取得一致意見——号召在5月27日星期二舉行罷工時，他們却宣布在星期三舉行罷工。他們暗地里希望的是這兩個罷工運動都無法成功，從而勞動者就會表現出軟弱無力。

應該指出：法國總工會粉碎了這個陰謀。由於我們黨決定同總工會一道參加5月28日星期三的示威，這就使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能夠在巴黎顯示出浩大的聲勢。

這樣，麻痹群眾的一切陰謀都破滅了。抵抗力量已經組織起來。鬥爭也就展開了。

我國人民很快就看清楚，我國所以面臨危機，不是象共和國的敵人所說的那樣由於過分民主，而是由於缺乏民主，由於侵犯了民主，由於經常限制人民的自由：禁止游行示威、沒收工人報刊、對積極分子進行控告並加以判罪、迫害忠于民主理想的士兵。

議會的權利日益受到限制。剝奪議會的倡議權。儘管憲法嚴格禁止采用行政法令，尤其禁止授予全權，但是行政當局日益脫離國民議會的監督。害怕人民的政府，是不能不害怕人民所選出的代表們的監督的。

而現在，戴高樂的目的就是要根本取消任何民主，任何

自下而上的監督。

他打算在今年秋初通過全民投票來批准一個專權的憲法，這一憲法將剝奪人民所選出的代表們的一切權利。

全体劳动者、一切民主人士、所有反对个人独裁的人們，有責任从現在起动员全国人民在10月投票时一致表示反对。这一偉大运动的組織工作，从今以后将是我們的全部活动中压倒一切的任务。

为了使大家了解戴高乐的居心何在，只要看看他在一个月之内准备在怎样的条件下实行10月投票的預備性措施，即阿尔及利亞的市政选举。

这样的选举是多么阴險的欺騙！

两年以前，人們宣布不可能重选阿尔及利亞在国民議会中的議員，因为战争在繼續进行。那末难道有任何人会認為阿尔及利亞情況已經改变了嗎？事实上，情况更加严重了。

阿尔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將發出不参加市政选举的命令，在进行战争的广大地区內，事实上是不可能举行选举的。选举——什么选举！只有在仍然或多或少在軍事当局控制之下的几个城市里举行投票而已。

在各个选举站的桌子上将放上冲锋槍，毫无疑问，将由伞兵来开票。

在这种情况下，下月的市政选举将会有什麼意义呢？

在阿尔及利亞問題上，今年秋季的投票又将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說，人們准备把几百万張票投入票箱，目的只是为了歪曲就法国問題进行投票的結果。

这样就更有必要来揭露举行全民投票的阴谋，来号召我国人民在10月間一致投票反对戴高乐，反对独裁。

从今以后，人民應該日益明确危險的严重性。大家的責任是團結群众，團結各种見解的共和人士来坚持不渝地抗击法西斯主义。

左派力量的團結特別需要通过反法西斯委員會和保衛共和委員会来实现，这些委員會應該在群众大会上、在工厂里、在我国各城市的居民区和我国每一个乡村举行的选举中产生。以民主方式召开的代表大会可以指定这些成千的基層組織的領導机构。

只有这样，这些委員會才能在群众中生根，而且能够保証不致于不稳定，能够对付外来的瓦解嘗試。只有这样才能最好地保証动员群众，以便立即回击任何法西斯性質的示威，回击对积极分子、工人和共和人士或人民組織所在地的任何襲击，回击对民主报刊的任何危害。

現在是團結一致的时候了。

然而，有理由后悔在过去往往向反共傾向讓步而且助長分裂的人們，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在今天不首先担心群众归向維护自由的共产党的高潮，而且主要考慮如何阻挡这种有益的高潮。他們对于必須團結一切力量，却不那么关心。最近几天，在報紙上还有不少表現这种傾向的文章，这些文章是由反对戴高乐的一些人們署名的。象密特朗这样的人，甚至在今天还没有能够擺脫他們的反共思想。他們簡直把斗争的根本需要、显然必需的團結忘記了。在共产党不断以真憑实据證明它的唯一关怀就是为工人阶级和共和国服务，人們怎么能坚持对共产党采取排斥态度、怀疑它的意圖呢？

人們傳說，反对授权給戴高乐的一些非共产党議員企圖組織一个将把我們共产党人排除在外的集團。

應該說，這個集團只不過是各執政黨在上月份組織的著名共和委員會的繼續。大多數舊成員已經不在內，目前這些人員已經變節而同獨裁者總理聯合在一起。

這意味著，人們堅持同樣的錯誤道路，人們繼續阻撓群眾團結起來保衛共和國。走這條道路的人將有自遭滅亡的危險，並使全體人民遭受禍害。

正如我們一再申明的那樣，對於法國的前途的種種看法不應當在目前妨礙反對法西斯反動派的所有的人們和所有共和力量緊密團結。

所有這些力量應該朝向一個唯一目標：在公民投票時投反對票。維護公共自由，保衛人民的權利。

我們知道，正如恩格斯和列寧所說的，民主共和國在歷史上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工人階級堅決地要保持這個陣地，從而能進行組織、表示意見和準備自己的前途，而這個前途就是法國的前途。工人階級決意要保衛我們的祖先經過鬥爭和犧牲而爭得的民主權利。當反動軍事獨裁實行統治的時候，當法西斯主義給勞動者帶上枷鎖、監禁他們的積極分子、解散他們的組織的時候，工人階級是不會更幸福些、更強大、更接近於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現在和將來都將堅定不移地走向社會主義。

在民主人士中，每個人都信奉自己的綱領，堅持自己的觀點。我們對於什麼是最好的憲法也有我們自己的主張。例如，我們認為，應該加強和組織人民對議員的監督，特別是要使議員可以被撤換。我們也認為，應該縮短議員們的任期。

但是，我們一方面堅持我們的主張、我們的綱領、我們黨作為共產黨而存在的依據，另一方面我們要再一次指出，我們在整個這一時期中，在目前，一心一意要拯救民主自

由，使工人阶级的权利和阵地受到尊重。对于那些自称为左派的政党和集团，我們但願它們执行自己的綱領，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根本的問題在于我們大家團結起来一致反对个人独裁，反对所謂“有力政权”。

劳动者和民主人士都爭取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稳定的政府，但是什么是一个有力而稳定的政府呢？

这个政府决不是依靠刺刀的政府，决不是依靠使用暴力、詐騙和煽动人心的伎俩的政府。

这个政府决不是首先指望依靠銀行、大工业和大殖民地的政府。

一个有力的政府、稳定的政府，是依靠人民的政府，它不怕受到人民的监督，它始終恪守向人民承担的义务。

再說一遍，硬說法国的不幸是由于民主过多，因而号召人民在10月公民投票时譴責民主，这是不顧事实的做法。讓我們追述一下列寧所說的話吧：决不能在倒掉洗澡盆里的髒水时把小孩也扔掉。同样不能在糾正缺点的借口下，把民主和議会扔掉。

問題在于，必須糾正执行制度不好的地方，从而最后保證它的正常运行。問題在于制止由于層出不穷的專橫限制和对工人阶级的代表采取歧視措施而破坏民主。

3月底，在日尼維埃举行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經就一个左派政府可以执行的救亡綱領提出了一些主張。在經濟、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我們已經指出了在我們看来是良好的解决办法，指出为了使法国和共和国得以存在下去我們建議作的事情。

我們在当时闡明了民族复兴綱領的主要內容。这个綱

領保証劳动群众的面包和工作，保証在和平和国际諒解的环境中以最現代化的方式開發法國的資源。这个綱領保証自由。它为青年知識分子、教育工作者、一切有文化的人开辟欣欣向榮的前景。

在这場偉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只要求同其他民主政党和集团一道享有自己应得的地位，只享有自己的地位，但是要享有自己的全部地位。

共产党人仍然坚决支持为了人民的利益向前迈进的任何一步。

因此，所有共和人士之間的諒解，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而且，我們已經取得了进展，甚至在国民議会的范围内，在那些忠于民主的社会党議員和其他議員中取得了进展。一个首先表示拥护戴高乐的社会党领导人、托洛茨基式的煽动家、團結的敌人布比安亲自說过，議会中已經形成人民陣線的气氛。

这有什么可怕呢？1936年的人民陣線政府乃是一个严格依据宪法組成的政府，一个由布比安的党的黨員主持的政府，一个有工人阶级和它的共产党支持的政府，一个为劳动者和共和国作了許多事情的政府。特别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人和所有共和人士回想起1936年时，記忆犹新，这是不足为怪的。

从民族廣場到共和国廣場的偉大的、动人心弦的示威游行，不仅在参加游行的人数和声势浩大的队伍方面酷似1935年的示威游行，而且在抱不同意見的参加游行者的友爱精神方面，在他們渴望團結和采取行动方面，也酷似1935年的示威游行。

群众远沒有被阴谋吓倒，而是卷入了坚强有力的巨

流。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明天是属于民主的，而不是属于民主的敌人的。

四 我們光荣的党

我們的党经历考驗之后更加强大了。它比任何时候更加團結在中央委員會的周圍，中央委員會的威信进一步提高。每天每时，党的领导机构都善于采取行动，領導全党进行斗争。

議会党团表明它是政治上成熟的、富有战斗性的。它胜任愉快地担负着自己的任务。

我們全国各地的省党委会、地委会和支部的党员們的活动，都是出色的！他們往往日以繼夜地工作，白天他們在工厂里劳动，晚上他們不辞疲劳，組織示威游行，守衛着我們組織的所在地，他們分發數以百万計的傳單和小冊子，他們保証了我們報紙的大量銷售。

一些新干部经历了考驗的鍛煉，表明他們是善于組織、善于鼓动和领导群众行动的男女。事态發展証明了新党员的不可估量的潜力。党有了更多的忠誠可靠、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的干部，正如在1934—1936年时期干部队伍壮大一样。

在最近一时期中，“人道报”的銷售数量增加了一倍。每期特刊，刚一出版就銷售一空。目前的任务是不断努力巩固这些成績，保持我們報紙的新讀者，爭取更多的讀者。

党已經吸收了許多新党员，應該在这条道路上繼續前进。最近几周中，无数的劳动者都对政治生活有了觉悟，成千上万的同情者站在我們一边进行斗争。目前有可能大量吸收党员，举行我們党支部的公开大会，邀請同情者参加这

些支部的工作和加強這些支部。目前可以建立許多新的支部，首先是在企業中建立。同樣，必須在更大的規模上呼籲群眾從財政上支援我們黨，加強募捐工作。

事實已經否定了認為青年人不关心政治、无动于衷的悲觀估計，其實青年人已經熱烈地、豪邁地投入鬥爭，青年工人、青年學生、年青婦女都站在維護自由的鬥爭的最前列。大家都看見他們群起參加了示威遊行，特別是參加了從民族廣場到共和國廣場的示威遊行。單單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就吸收了3,000盟員。

在吸收黨員方面，推銷報紙方面，尤其是在動員群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我們黨所遵循的正確路線和堅持原則的結果。

在這段時期中，那些曾經一度被某些修正主義者的分裂活動弄得迷失方向的好同志，已經弄清是非。全黨已經團結一致。

社會黨和所有其他黨派都在經受考驗中發生分裂，正如他們在1940年的維希時代那樣，它們經歷着困難、變節和背叛，而我們黨則表現出堅如磐石的團結和鞏固。

在1939年時，敵人還能在追隨我們的某些階層中散布混亂，而今天我們黨的周圍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信任我們和人數更多的同情者群眾。大家都看到，我們黨是民主和自由的主力，黨所以能在這樣良好的條件下進行這場戰鬥，這是因為它不懈地為反對一切偏向而鬥爭。這是因為它執行了久經考驗的組織方法——同一切虛偽民主制相反的民主集中制，而其他方面的人則提供了虛偽民主制的可悲事例。首先是因为我們黨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忠于工人階級。這也是因為它善于高舉保衛民主自由的旗

帜，高举和平和真正民族利益的旗帜。

亲爱的同志們，满怀信心和坚决地工作吧！

为了消除个人独裁，为了在公民投票时投反对票，为了在阿尔及利亞实现和平，为了恢复共和自由，为了自由、强大和幸福的法国，大家组织群众斗争吧！

（译自1958年6月11日法共“人道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決議

(1958年6月10日)

戴高乐上台是阴谋的結果。

戴高乐是这个阴谋的中心。阴谋得逞之后使他能制訂法律和宪法、任命和撤換部長、利用军队和鎮压手段。戴高乐迫使議会休會，他拒絕保障各項社會權利。他准备举行公民投票。这不仅仅是更換政府，而是一种阴谋，其目的在于取消共和体制，而且已經形成一个不受人民民主监督的独裁政权。

随着戴高乐的上台，法西斯威胁已經出現。戴高乐所依靠的軍人和殖民主义者暴乱集团，正在竭力設法通过所謂“救國委員會”把肆意橫行、告密陷害、使用暴力的做法在法国各地重演，这些做法正是法西斯党派的特点。正当大批維希分子为戴高乐搖旗呐喊的时候，盜用人們抵抗运动的高貴回忆，是一个騙局。

这个独裁政府是阿尔及尔和阿耶佐的暴乱、背信棄义的將軍們的武装干涉威胁和要發动內战的訛詐所强加于法国的。一些合法的假象掩盖不了政变的实质；甘心投降的議員們，背叛了人民的委托，背叛了共和国。

但是，尽管發生了叛乱，工人阶级和有觉悟的民主力量沒有被吓倒：他們展开斗争，組織抵抗，从而为进行有效的战斗以挫敗个人独裁創造了条件。

戴高乐执政之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采納了極端分子要使阿尔及利亞同法国合成一体的立場。这样，他就同阿

爾及利亞人民的民族願望這一根本歷史現實背道而馳。戴高樂絲毫不考慮戰爭對於法國經濟和劳动者生活條件的災難性後果。這場戰爭的唯一結局，只能是為法國招致災禍，法國將再一次喪失一切。在繼續進行戰爭的這個地方，在擁有50萬軍隊的暴亂首腦們控制之下組織騙人的選舉，不會使法國免受各國人民的譴責、避免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因為這種騙局不可能掩蓋這一事實：戴高樂已經走上使戰爭加劇並擴及整個北非的道路。

這樣，他就同日益眾多的法國人的情緒相對立，他們汲取了經驗教訓，希望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阿尔及利亞問題。

只有承認阿尔及利亞的獨立權利，這種談判才能開始，法國和阿尔及利亞之間才能建立新的關係，涉及各方面的這種關係的基礎是自由同意、相互有利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現在應該比過去任何时候更加有力地進行爭取在阿尔及利亞實現和平的鬥爭，因為導致獨裁、助長法西斯威脅和造成貧困的，正是這場戰爭。

代表大資本和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和反動派的社會勢力支持獨裁政府。

借助於個人獨裁，並不表明他們有力量，而是證明他們軟弱。因為已經無法通過傳統的議會民主制強行自己的政策，他們就廢棄以全民代議制為基礎的共和國。他們要求擁有一個不受普選監督的“強有力的國家”，擁有一個能依靠強制和煽動把他們的政策強加於群眾的獨裁政權。

這就是戴高樂主張修改憲法的目的。10月5日的公民投票是個人獨裁的投票。這兩種做法都是為了得以繼續和加紧進行11年來歷屆政府所奉行的戰爭和貧困政策。

法国遭受禍害的根源，不是民主和議會制度，相反地，恰恰是由于反共而一貫違反普選所表达的意志和代議制原則。害怕社会进步和屈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結果是反共，从而阻碍工人阶级在議會方面和政府方面行使自己的权利。

既然无视600万法国男女的选票，使他們所选出的代表不能参加各种机构，这样就違反了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共和力量处于分裂状态，結果人們屈从于反动势力。右派社会党领导人，特別是摩勒，应負严重的責任：由于拒絕依靠工人阶级，拒絕同共产党联合，就造成1956年2月6日向極端分子投降和1958年6月1日的叛乱。

混乱和政府軟弱无力的补救办法，不是废棄民主，而是相反地要确保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就是要恢复国家独立，并使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議會和政府中同別人一起享有应得的地位。只是它們所应有的地位，然而必須是应有的全部地位。对于那些自称是民主党派的政党，法国共产党別无要求，只要求它們执行它們自己的原則和綱領。

問題不是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进行选择，而是在依靠反动派、軍国主义从而导向法西斯主义的个人独裁和奉行大多数法国人所希望的政策的民主制度之間作出抉擇。

以数十万計的男女，已經群起举行强大的示威来保衛民主。这个运动将繼續不断日益壮大。

这个运动提出了偉大的任务：建立数以万計的民主选举产生的保衛共和委員会，这些委員会将能立即回击法西斯分子的恫吓或使用暴力的任何嘗試，将能使数百万法国人在10月5日表示：

反对独裁和法西斯主义！

反对战争和贫困！

在这場战斗中取得胜利的保証，就是通过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合而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統一和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一切民主和民族力量的团结。

在这場斗争中，民主分子是法国人道主义和法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光荣的革命傳統的繼承者，法国人民希望拯救共和国从而維护民族的光荣和前途。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伊符里

1958年6月9—10日

(譯自1958年6月11日法共“人道报”)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声明

(1958年6月24日)

戴高乐将军期待以公民投票来使在阿尔及尔和阿耶佐的叛变以及内战的威胁下成立的政权合法化，并把它扩张到全法国。

他把诡计作为政府的一种手段，一方面发表安定人心的谈话，一方面把在阿尔及利亚和在法国阴谋叛变的组织者和军事独裁的拥护者安插在领导的位置上。他的公民投票只不过是普遍民意投票的一幅漫画。的确，人民将被邀请答复赞成或不赞成，而这是对一个未经议会公开辩论而在秘密中仓卒拟成的宪法草案，也就是说，在不经任何民主审查、所有的公民政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拟定的宪法草案。在这种情况下，这就不是对经过广泛说明的宪法原则进行公民投票，而是对个人的公民投票了。

他所准备的宪法攻击民主原则本身，攻击主要依靠全体公民以平等的直接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为主体的民主原则，而全体公民正是国家主权和共和国权力的所有者。

他以建立一个强有力而稳定的政权为借口，主张树立一个依靠军队和警察的政府。这个政府将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它将在社会和民族问题上哗众取宠，以便在人民群众面前掩盖大资本所操纵的决定性影响。把普选产生的代表削减到只起一种諮詢的作用，他这样就将剥夺掉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的一切可能行动的手段，因为后者由于有代表制度才能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

这样的政体只能产生独裁，个人的武断和法西斯，如对工人工会的武装袭击、对民主組織所在地的侵犯和公然威胁解散工人的政党等，都显示了这一点。

* * *

戴高乐为了給他的野心和圖謀辯护，把一切法国的不幸归咎于他所謂的“制度”。

在戴高乐攻击“制度”时，他針對着所有的共和制度。

共和国是不能对我們的灾难負責的：无休止的殖民战争、在大西洋联盟中法国丧失独立、軍备竞赛以及隨之而来的人民的貧困、民族的衰落和自由的摧毁。

归咎于“制度”就是开脫真正的罪人。

罪人首先是法国的大資本家。他們把法国的偉大同維持他們的殖民主义者特权合为一体。他們进行殖民战争是为了他們从中取利。他們出于阶级利益而制定出牺牲民族利益和前途的政策，他們把国家导至在世界上孤立，导至破产。他們出于阶级自私而把这个政策的全部重担抛在人民的肩上，同时他們使人民因为在財政上供应他們的冒險行动而墮入貧困。

罪人其次是那些11年来利用反共破坏普选，抹杀全国四分之一选民的投票的人們，他們破坏代議制，把600万法国人民的代表排挤出一切政府职务。他們譏弄和玷辱民主。他們拒絕依靠人民的阶级和共产党人。他們背棄他們在大选时許下的諾言。他們投靠右派并执行后者的政策。这个政策通过弗林姆兰的投降和摩勒的叛逆，已导至極端分子和暴乱分子的胜利。

这个政策激起为反貧困和爭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劳动者的憤怒。这种憤怒也是一切民主分子和爱好和平的人

們的憤怒。只有使公民和他們的代表無法過問政府的政策，它才能得以執行。这就是为什么大壟斷資本的極端殖民主义者和極端反動分子要鼓動阿尔及爾和巴黎的陰謀叛亂，以便于取締民主自由，迫使建立戴高樂的個人和軍事獨裁，并為法西斯主義開辟道路。

* * *

目前戴高樂的政府包羅了應對我國災難負責的全部人員：利用陰謀叛亂把戴高樂推上台的極端殖民主义者和極端反動分子，那些把國家導至破產的人們：比內、弗林姆蘭、摩勒之流今天成了他的同謀，在為獨裁機器和法西斯組織作準備的必要時間內給他充當議會招牌。

这就是戴高樂利用10月5日的公民投票建議我國人民贊同的东西。

这就是我們應該以一個“不”字的答復來排除的危險，這樣來挫敗公民投票的圈套。

問題是要挫敗戴高樂的個人與軍事獨裁，而不是在一場使共和分子分裂的論戰中以一個宪法草案對抗另一宪法草案。

現在是要為共和國的真正復興創造條件。

各種不同色調的共和分子和愛國者，相反地能够在要求結束一個把祖國引導到沒落的政策的共同意志中團結起來。這個政策的前途已經為意大利、德意志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的經驗所證明了。

大家共同的和肯定的認識是：只有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才能有法國的偉大。

從而產生以下的要求：

(1) 尊重民主的基本原則。

——普选不被歪曲利用，公平合理地直接由人民意志产生全国性的代表团体；

——政府对这个全民代表团体負完全責任；

——組織政党的自由，各政党根据在普选中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参加民主制度的工作；工会运动及其他民主团体的自由。

(2)忠实地执行这些民主原則，就必須有一个符合人民願望和民族利益的政策：

——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保障科学、技术、大学和文化的發展具有与法国相称的物質条件；

——采取措施制止大壟斷資本的貪得无饜的自私自利。

共和国的这个复兴意味着法国政治方針的根本改变和对法国的真正偉大的条件的明确认識。

只有建立在各国人民友誼的基础上才能有法国的偉大。

(1)在万隆时代，只有同阿尔及利亞，同所有直到如今还屈从在法国的殖民枷鎖下的人民，在承認自由独立、自願、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法国才能够偉大。

(2)在原子时代，只有依靠同所有国家人民的友誼而不是靠加入侵略集团和軍备竞赛来保持它的独立，法国才能够偉大。

只有从殖民战争和軍备竞赛这双重负担下解脱出来，法国才能够恢复它的偉大独立民族的地位。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法国共产党准备同所有的共和力量协商，使大家毫无例外地團結起来保衛民族利益，維护民

主制度和保証它們的自由行使。

这个唯一能够保全法国前途的政策的第一个步驟，共和人士和爱国者的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击败个人独裁和堵塞法西斯道路，带动绝大多数法国人以“不”字来答复10月5日的公民投票。

这个胜利是可能的，戴高乐害怕这个胜利，因为他正在設法歪曲假造公民投票的結果，打算把在阿尔及利亞强迫得来的几百万張投法国反动派的票加在其中。

大壟斷資本的極端反动分子和極端殖民主义者打算摧毁共和法制和民主，共和法制和民主妨碍他們从事違反人民和民族利益的政策。共和分子的團結将迫使民主受到尊重，将使我国民族最优秀的傳統得以保全并将在祖国真正偉大的意义下的法国前途做好准备。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

(譯自1958年6月25日法共“人道报”)

附 录

法国法西斯分子在阿尔及利亚 发动政变以来的大事记

- 5月13日** 法国法西斯分子在阿尔及尔发动暴乱，法共中央政治局就阿尔及利亚局势发表呼吁书，号召粉碎军事政变阴谋，在14日举行反法西斯群众示威游行。
- 5月14日** 戴高乐的社会共和党于13日晚发表声明，要求总统让戴高乐出来做当前局势的“裁决者”。法共中央政治局即发表声明，警告不要同那些在阿尔及利亚制造暴乱的极右翼分子妥协，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来镇压叛乱者。
- 5月16日** 戴高乐发表简短书面声明，公然表示他准备出来执掌共和国的大权，并扬言议会政治制度已经不能再控制当前法国所面临的局势。法共中央委员会17日就戴高乐的声明向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体法国人民发出呼吁，指出戴高乐已经拿下他的假面具，已经表现了他是阿尔及尔阴谋的中心。呼吁书号召法国人民团结起来，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市区组织群众性的反击来对付任何法西斯暴乱。法国总工会在同一天号召全国煤气和电力部门的工人在16日举行反法西斯的警告性罢工和集会。
- 5月18日** 法共向法国的士兵、海员和军官发出呼吁，号召他们服从共和国政府的命令。
- 5月19日** 戴高乐举行记者招待会，进一步鼓吹由他登台执政的主张，以便公开动员国内支持他的殖民主义法西斯分子，加紧制

造暴乱形势。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發表声明，揭露戴高乐的記者招待会是要作为在首都动员阴谋叛国军队的借口。声明指出戴高乐要通过非法和違反宪法的手段来授与他以无限权力。声明要求政府拒绝对阴谋叛国分子讓步，并解除叛乱将领的軍事职务。

5月20日 国民議會中以475票对100票通过順延在阿尔及利亞特殊权力的法案，法共書記杜克洛宣布法共議會党团投贊成票即“投共和国的票”。

法共中央举行會議通过決議，批准政治局和共产党国民議會党团自5月13日以来做出的决定，并授权政治局和議會党团在各种情况下做出阻止法西斯的决定。

5月24日 阿耶佐發生法西斯軍事政变，法共中央政治局發表声明指責政府在叛乱者面前显示的懦弱无力，坚决要求政府对叛乱者采取措施，并号召法国工人阶级、法国人民和共和国人士加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組織，組織集会和示威游行。

5月25日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發表声明譴責政府的妥协和投降政策，号召工人阶级和共和人士加速行动起来，繼續堅决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同日，法共中央政治局發表公報，抗議政府沒收进行反法西斯宣傳的“人道报”星期刊。

5月26日 法共中央委員會和法共議會党团联合向科西嘉的爱国者与共和人士發出呼吁，号召他們組織起来和行动起来，不讓阿耶佐和科西嘉落入法西斯分子之手。

5月27日 国民議會以408票的絕對多数通过了修改宪法的議案，法共議會党团投了贊成票，这样使共和国政府未能倒台。弗林姆兰不顧国民議會中表达的意願，擅自辞职为戴高乐上台开道。法共中央政治局号召在5月28日举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反击法西斯的阴谋。

5月28日 法共中央政治局在游行示威后發表声明，指出28日巴

黎的50万人大游行显示了人們拒絕法西斯主义和个人权力的意志。

5月29日 法共中央政治局發表声明，指出法国現在的抉擇是独裁、战争或共和、和平。声明指出法国社会党的态度对于左派力量和共和力量能否團結起来是一个决定因素，反共的立場是对共和利益的致命打击。

同日，杜克洛代表法共中央委員會和法共議会党团致函各左派政党，建議舉行會談討論指定新內閣候选人的問題。

5月30日 戈蒂總統任命戴高乐組閣。法共中央發表声明，指責總統的任命不符合宪法的規定，号召所有劳动者、所有民主人士处在警备状态，准备隨時給法西斯圖謀以有力的回击。

6月1日 戴高乐在資产阶级政党对法西斯势力进行妥协和出卖共和制度的情况下，以329票贊成224票反对，被批准組閣。

6月2日 国民議会給戴高乐以全权。

6月3日 法共中央政治局發表声明，指出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号召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各企业、城市、乡村通过民主选举方式成立成千上万新的保衛共和委員會，以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團結，指出现在已进入保衛共和国斗争的新阶段，并决定在6月9、10日举行中央全会會議，研究目前局势以及党、工人阶级和法国人民在这种局势中所面临的巨大任务。

6月9、10日 法共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了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

6月24日 法共政治局發表了两个声明。第一个声明談到法共准备同所有的共和力量协商，以便團結起来保衛民族利益，維护民主制度和保証它們的自由行使。声明着重指出，共和国人士和爱国者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帶动絕大多数法国人以“不”字来答复10月5日的公民投票，从而击败个人独裁，堵塞法西斯道路。第二个声明談到戴高乐上台以来法西斯分子在法国屡次进行的挑衅行为，号召工人和民主力量保持警惕和團結一致，并坚决有力地迅速回击法西斯暴徒的襲击。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